

★ 红色记忆三部曲 ★

YING CHUN HUA

迎春花

冯德英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冯德英

山东省乳山市人，1935年生，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1980年转业后曾任《泉城文艺》主编，山东省作协主席、党组书记，《时代文学》主编，青岛市政协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《染血的土地》《晴朗的天空》，电影剧本《女飞行员》，与阿真合著大型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《炼狱中的天使》《雾锁寒冬》等，其中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被誉为红色经典“三花”。

★ 红色记忆三部曲 ★

迎春花

冯德英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迎春花 / 冯德英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9.7
ISBN 978-7-5329-5857-3

I . ①迎… II . ①冯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2594 号

迎春花

冯德英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9
字 数 476 千
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5857 - 3
定 价 53.00 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主要人物表

- 曹振德——山河村党支部书记，村指导员，父亲。
- 春 梅——曹振德的二女儿，区委书记。
- 春 玲——曹振德的三女儿，村青妇队长。
- 明 轩——曹振德的儿子，十三岁。
- 明 生——曹振德的儿子，九岁。
- 曹冷元——老雇农，曹振德的族兄。
- 桂 花——曹冷元第二个儿子的媳妇。
- 江水山——残废军人，村党支部的武装委员，民兵队长。
- 母 亲——江水山的母亲。
- 江仲亭——复员军人江水山的堂兄。
- 江 合——村长。
- 老东山——老中农。
- 江儒春——老东山的二儿子，春玲的未婚夫。
- 江淑娴——春玲的女友，老东山的侄女，后来是江水山的妻子。
- 江任保——村里的二流子。
- 任保媳妇——江任保的妻子。
- 玉 珊——女民兵，青妇队员。
- 新 子——男民兵。
- 狗剩嫂——落后军属。
- 孙承祖—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。
- 王鐳子——孙承祖的妻子，老东山的外甥女。
- 汪化堂——外村的反动地主，杀人凶手。
- 蒋殿人——反动地主。
- 冯寡妇——巫婆。
- 蒋子金——反动地主。
- 蒋经世——蒋子金的儿子。
- 王井魁——王鐳子的哥哥，反革命分子，老东山的外甥。
- 孙俊英——村党支部的委员，江仲亭的妻子，后蜕化叛变被开除出党。
- 孙若西——村里的小学教员，老东山的外甥。

引 子

阴历二月间，原野刚刚脱去枯黄的外套，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，开始了新的一年的生长。对春意反应最敏锐的，是河两岸的堤坝。那堤上丛生的芦苇的尖利的粗芽，蹿出了潮湿松软的沙土；一溜溜杨柳的枝条，变得柔韧发青了。在这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的初春，虽然仍受着海风带来的寒凉的侵袭，夜间还有冷露往下洒，但是已经获得新生了的植物并不怕它们了，反而把海风当作了动力，把寒露变作了乳汁般的养分，加快了生长的速度。于是，春野里到处都散发着往年被那雪水腐烂了的枯草、败叶的霉味，融混着麦苗、树木、野草发出来的清香。

一九四七年清明节的前夜，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个人。他走得很急，脚步却放得极轻，并时时前后左右地盼顾着。此人来到水边，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轻轻地划着深及膝盖的河水，到了南岸。

这个人，走上堤坝，离开大路闪进树林。身体倚上一株树干，疲惫地喘息着，从腰带上抽出发着汗臭味的毛巾，费力地揩拭脸和脖子上的热汗。接着，他瞪大两眼，向南巡望。

发源于昆崙山西麓的黄垒河，往南流进乳山县境内之后，拐了一个大弯，直向东奔去，在浪暖口入黄海。高山流水，平原让

路。顺着河流的两畔是平川地，虽说最宽的平原也不过几里路，就被一望无际的山峦截住，可是在这山区里是很难得的粮米之乡了。也许就是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村庄特别密集且又较大，宛如两串珠子似的，沿着南北河畔密密麻麻地排下去。

此时，河南畔一片昏暗，座座起伏不平的山峰，显形在深黑色的繁星的夜空中。山根前，一连串的村庄完全笼罩在灰蒙蒙的沉雾里，只能辨认出一片片模糊的轮廓。三星歪到南山顶西面，子夜已过了，各处一片沉寂，万籁无声。

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，轻松地舒了口气。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检查一下保险机，下了河堤，顺着麦田间的小路，向正南的村庄走去。他来到村后的一片菜园边上，忽然村南头响起狗吠，他急忙蹲下，身子靠紧篱笆帐。狗声消失后，他重新站起，打量一刹面前那幢高大的房屋，房后的石灰墙闪着阴森的白光。他小心地迈过用树枝夹起的篱笆帐子，从还没种什么的菜园中摸到房子后窗处。他仔细一看，窗子用泥坯封得严严的，和原墙一样坚固。这显然是冬天防北风砌上去的，开春还没扒开。来人很是沮丧，心里涌上一句：“真他妈懒……”就离开菜园，谨慎地摸进胡同。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儿，靠上一个瓦门楼，用手去推门。突然，像被蝎子蜇着一样，他立刻将手缩回，不由得后退一步，差点儿摔下台阶。

惊怔片刻，他又上前去摸了一下刚才触到的那块挂在门框上的木牌子，心里好笑地说：“光荣牌，嘿嘿！军属光荣……”他推了推门，门木然未动。他又轻敲几下，仍不见里面有反应。于是，他把嘴紧贴在门缝上，压低声音叫道：

“镯子，镯子……”

猛然，院里的大叫驴嗷嗷地叫起来。他急转身，紧盯着黑洞洞的胡同口。接着，传出内屋门开动的声音，一阵碎步声过后，响起青年女人的带着浓沉睡意的话声：

“你这老东西，就知道要食吃！人家正睡得甜，你又来搅闹。喏，给你……”

“镬子，镬子！”来人急忙呼唤。

“谁呀，三更半夜来叫门？”女人没好气地答道。

“我，你舅。快开门……”

门很快开了。夜行人闪进来，回身又把门插上。

女人惊诧地盯着他，问：

“舅！你怎么这黑夜来……”

“小点声，进屋再说。”

洋油灯亮了。王镬子惊疑不定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。他四十多岁，灰白的脸上满布坚硬的胡楂楂，眼睛很大，里面网着像天生就有的几条血丝。他个子矮，身体胖，显得举止呆板、拙笨。王镬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浸透，一摘下米色礼帽，头发楂里直冒热气。她紧张不安地问道：

“舅！你从哪来？你……”

“别急着问啦，”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，把礼帽甩到炕前桌子上，“让我缓口气吧！唉，累死我啦！”他爬上炕，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。

王镬子为他两次不回答自己的发问，心里有些不满；但是看着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同情地轻叹一声，说：

“舅舅，做饭你吃吧？”

“嗯，”他睁开眼睛，瞟了一下外甥媳妇那没扣上外衣纽扣的胸部，“好，我真饿得够呛了。”

王镬子被看得有些脸红，略带慌乱地用衣襟将被内衫紧紧箍着的乳房掩住，边扣衣纽边去做饭。但舅父又说道：

“哎，镬子，别做啦，有烟冒出去！”

“那怕什么？”王镬子不解地问，看见他脸上紧张的神色后，又道，“不碍事。咱们的房子在村最后面。这深夜，又有雾，有烟

也看不真。

“好，”舅父松了口气，“有酒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你炒点菜，我喝几盅。饭不要办啦，我吃点干粮就行了。”

四两酒落肚，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，他才感到有些轻松，这才觉得汗湿的衣服穿着难受。他解下捆在腰间的一个小包袱，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。王镯子接过衣服向炕前的柜门上搭，忽被衣襟上一块块在灯光下闪亮的东西吸住。她低头一看，吃惊地叫道：

“咦！血……”她猛又停住，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惊怖地说，“啊！出事啦？”

“嗯，出事啦！”他轻快地答道，一仰脖子，干了一盅。

“他们又斗咱们啦？”王镯子眼睛大睁着。

他望着外甥媳妇的恐慌神情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

“镯子，这回不是他们斗咱们，是咱们干他们啦！”

王镯子发蒙，不懂他的意思。她望着他被酒烧紫了的毛扎扎的胸脯，说：

“你醉了，别喝啦，吃饭吧。”

舅父放下酒盅，眼睛里充满了水分，眸中的血丝更加清晰了。他以粗鲁的动作，一把抓住外甥媳妇的手脖子，拉她坐到自己身边，哈哈笑着说：

“孩子，别担心。舅没醉，没醉。哈哈，这下子可叫我汪化堂报仇雪恨啦！”

“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王镯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孩子！”汪化堂大口咽下一块炒鸡蛋，嚼着白面饅饅片，心满意足地说，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，一起动手，杀了村里三个干部！”

“啊！杀了三个？”

“嗯，还不止。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，大大小小七口，都见了阎王！”汪化堂快活至极，大嚼饭菜。

“哎呀，可不吓死人啦！”王镬子浑身一震，倚在墙上。

汪化堂瞅她一眼，说：

“怕什么？听到这消息该拍手才对。”

王镬子脸色转红，露出笑意，娇气地分辩道：

“我怕，怕见到死人；我不是可惜那些共产党的干部，哼，叫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哩！”

“嘿嘿，这就对啦！舅知道镬子有能耐。”

“舅啊，你们没叫人家抓着？”王镬子担心地问道。

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，说：

“哈！看你问得多傻，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？”

“那些人呢？都跑了吗？”

汪化堂摸着胡楂楂的油嘴，不在意地说：

“有两个叫民兵打死了，其余的五个坐小船打海上溜啦。”

“你怎么不跑？”

“我原先也打算从海上到青岛去的，无奈狗日的民兵撵得急，他们先驾船跑了。我躲在山洞里一整天，又冷又饿，直等天黑全了才敢出头……唉，这三十多里山路可把我累熊啦！”

王镬子又紧张起来，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：

“这可了不得，他们知道咱是亲戚，来这儿找你可不糟啦？”

“没有事，别担心。”汪化堂宽慰她道，“民兵搜了一气山没见影子，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。要不，我也不到你家来。”

“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王镬子手扞心口，松口气，又问道：

“舅，你们怎么一忽儿想起干这个来啦？”

汪化堂抬起头，没马上回答，眯起水眼打量着外甥媳妇。王

镯子那没生育过的匀称丰满的身躯，穿着贴身的蓝花布褂儿，衣袖很短，露出半截又白又胖的胳膊肘，手脖上戴着副银镯子。她头发蓬松，嵌假宝石的银质发卡子，滑在颈后的发梢上，一边一个耳环，在灯光下闪耀。她那细嫩的胖脸上，有对明亮的眼睛，只不过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，显得光秃秃的。

“嗨！她这么风采……”汪化堂心里说。他那泛着酒刺的脸皮在搐动，眼光像钉子一样投在她的胸部上，“外甥媳妇，这……”

王镯子被他看得发慌，身子本能地向外面挪动，不安地说：

“舅，你……”

“哦，我……”汪化堂含混地应着，心里说，“算了吧，她性子硬，闹不好……”于是，他抬起眼光，掩饰地笑了笑，问道：

“镯子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王镯子茫然地望着他，“你……”

“哎，我说你太孩子气啦，怎么问起这种傻话来？”汪化堂以长辈的动作摸了下胡楂楂，感慨地说，“孩子，不是你舅不愿过好日子，去杀人惹祸的；是共产党逼咱们干的。就从我家第一代祖宗起吧，谁见过共产党生出这些害人的主张来？哪个当朝理政的欺压过富人来？自盘古开天辟地起，就是财主享福，穷人受苦，这是老天爷的旨意，天经地义！可是偏偏出了共产党，要阴阳颠倒，把天下翻个过儿，叫穷小子兴旺！”

“唉！”汪化堂的一席话，说得王镯子共鸣地叹息起来，消除了刚才她的可能被袭击的疑惧。她悲哀地说：

“可是人家现时没斗咱们，就安稳地过几天吧，省得惹火烧身。”

“什么！现时？现时是多会儿？！”汪化堂激怒起来，网血丝的眼眸鼓胀着，像要打架；但是觉醒到对面是外甥媳妇，就吞了口气，愤愤地说：

“镯子，你真不明白吗？如今咱们这些人，在共产党的天底

下，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猪肉，人家多会儿愿割就割，什么时候吃光什么时候罢休：天下是他们的啊！锄子，你想想，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，有咱们安稳一天的日子吗？打日本时，实行什么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；鬼子刚投降，又来什么土地改革、什么复查了……咱们从祖辈置下的田地山峦，差点都给刮光了！你说现时他们没斗咱，可是往后能有咱们的好事吗？孩子，共产党他们是火，咱们有钱人是水；水火放在一起，不是水干就是火灭，水火不能相容！”

王锄子静听舅父的训导，脸面收紧，钦佩地望着他，热烈地响应道：

“对，舅！你说得对！”接着她又叹息道：

“唉，盼星星盼月亮，中央军多会儿能过来啊？听报纸上说的，解放军天天打胜仗，真急死人！”

“你不要听那些，”汪化堂胸有成竹，“共产党的报纸还不为他自己宣传？”

“我也是不全信他们的，可是共产党也真厉害！”王锄子悲愤地诉道，“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。我哥哥被他们逼得三年多没下落，不知死活，我妈昨天还来哭过。她还学我大舅老东山说的，指导员的话信得着，我哥真回来政府能宽大，不会是死罪。我妈动了心，想去找我哥，可谁知他在哪地方？还有你承祖，参了军就一直没信息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，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，“锄子，再不用为承祖担心，他早变成国军的人啦！”

“啊！”王锄子大惊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嘿嘿嘿，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王锄子惊喜若狂。

“嘘——”汪化堂爬起身，叫她小声点。听了一会儿外面的动静，他接着说：

“镯子，我兄弟在前些天来家过。嗨，你二舅他可了不得，当情报官，坐过飞机，跟美国人学过本事，显要着呢！上次他从青岛回来，领着三个护兵。我们这次打村干部，也多亏你二舅留给我好几支家伙。”汪化堂自豪地把左轮手枪向外甥媳妇面前推了推，又加上一句：“美国造！”

“哎呀，真了不得！”王镯子叫道，“那，承祖呢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，望着天花板棚道，“承祖这孩子，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，比他舅我还强哩！去年他参军，我真有些气闷，他怎么父仇不报，倒去为虎作伥？嘿嘿，承祖又走上策啦！原来他当八路军后不几个月，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……”

“那怎么我还当军属？”王镯子惊诧异常。

“是啊，我刚才在你门框上摸到‘军属光荣牌’还吓了一跳，以为走错门啦……嘿嘿嘿，乖就乖在这里。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，找了个好时机溜的，叫八路军一定以为他被打死或不知下落……镯子，你嫁给我外甥不吃亏吧？”汪化堂望着她猥亵地笑了。

“嗯，我高兴。”王镯子脸上没露出笑容，“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承祖多会儿回家？”

“承祖投到国军，上青岛找到他二舅，当上特务人员啦！他二舅说，过些天，承祖要和其他一些人，分散派到解放区，串通我们的人对付共产党。”

“承祖一准回来？”

“错不了，我没跑脱，也就躲在这里等他回来一起干。”

“啊，这就好啦！”王镯子的脸至此才笑裂成纹，心里美了好一会儿，又忧虑起来：

“人回来是好，可是在共产党手下，总是不太平。舅，二舅说没说，中央军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说啦！按照蒋委员长的原先计划，最多半年工夫把全中国的共产党连根拔掉。不想他们也有两下子，拼命顶了近乎一年，可现在全国的大码头都叫咱国军占啦！嗨，蒋委员长和美国很看重咱山东地方，要很快打到咱这里来，捣共产党的窝，为咱们这些人出大气！”

王镬子喜形于色，紧接着问：

“还有多少天？”

汪化堂得意忘形，句句有力：“快啦！你二舅领着人马回来，就是察看海口的；到时由美国大鼻子的兵舰装着，几万国军一宿就登上咱乳山口。你二舅说——不，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，最多再有两个月，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！”

“哈呀，这么快啊！”王镬子兴奋得头发飘拂，耳环晃摇。

汪化堂又转换口气说：“不过共产党也不简单，咱们这地区是他的老根子，穷小子的心都跟他走。也是，各敬各的神，各烧各的香。他们跟共产党，咱们也不能白闲着，要跟他们干干！”他坐起来，留心地询问：

“镬子，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

王镬子想了想，说：

“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，就是蒋子金那爷儿俩不服帖。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，被民兵押了几天；前些天叫他儿子蒋经世去出民工，经世装病不去，又开会斗了一阵。”

“那老村长呢？”汪化堂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说蒋殿人那‘老对虾’吗？”王镬子以轻蔑的口吻说，“他更老实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最听干部的话啦。”

汪化堂沉思着，冷笑笑，说：

“老实，听话？哼，我看老村长不是尻包，外观上装老实罢了。”

“你要找他吗？”王镬子又紧张起来。

“不急，等承祖回来再说吧……”

“汪汪汪……”从村南头传来狗吠。两人一惊。王锡子急忙溜下炕。

“谁家还养狗？”当狗吠寂逝后，汪化堂问道。

南头我舅家。自从打鬼子时干部叫把狗打死^①后，再谁也没有养狗的。独独他家狗不让打……一只很大的灰狗，和我舅老东山一样，真厉害……”

汪化堂打断她的啰唆，问：

“家里哪地方好藏人？”

王锡子向屋里端详一会儿，说：

“没别处，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，里面空的，我上面用盖子遮好。”

汪化堂站起身，打个饱嗝儿，随手提起从腰上解下的小包包，掂了掂，递给外甥媳妇，说：

“藏好。”

王锡子接过包袱，用手摸着，惊喜地叫道：

“啊！这么多元宝、金条！”

“轻点搓揉，里面还有地契，——土改时花很大功夫才偷着誊下来的。等着吧，到时……”

“喔喔喔——”一声嘹亮的鸡啼，从东邻响起，打断了汪化堂的话语。

王锡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……

将要展开怎样的一场斗争呢？这需要慢慢地写出来才能说清楚。

① 抗日战争时期，为方便我游击队活动和反扫荡，政府曾号召人们把狗打死。

第一章

山河村呈长方形坐落在一幢小山跟前，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，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，真所谓开门见山了。村后面是一片平原，其实也只有里把宽，就挨着黄垒河了。像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庄边上都有条小河一样，山河村西头也有一条从南至北流进黄垒河的小沙河。人们都很少叫河的名称，实际上密如蛛网的山水河也大多没有名字，全以它们和村庄所成的方向来叫。山河村的人呼黄垒河就叫北河，村头的小河则唤西河。

清明节这天上午，一个九岁的男孩子，跑到离村百多步远，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茅草屋门口。他推门，门从里插着，就叫道：

“二姐，玲姐呀！开开门哪！你闷闷做什么呀？”

门开了，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。有话道，人靠衣裳马靠鞍，意思是人穿戴得好才美丽。这话不见得全对吧？这位姑娘的装束很素气，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儿，但是她一出现，不由得使人眼睛一亮，非留意端详几眼不可。她那在女子中数上中流个儿的细苗苗的身躯，结实而柔韧，黑黑的柔发达到耳朵下梢，陪衬着长圆形的脸庞，面色微黑里透着红晕。而最令人耀眼的，是她那双黑得像涂着墨一样的眼睛，眸里似含着泉水，眼瞳闪动得灵活、神速。这对眼睛平时像桃子形，安静地藏在不算黑的细眉下；但

当眉毛向上一挑，它们立时变得和杏子一样圆了。

她，姓曹，名春玲，加起来就是大名——曹春玲。不过姑娘已过了十八个生日，这个名字才有七年的历史——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。那些年都叫什么呢？按乡下的老规矩，女人不上学一般是没有大名的，除去财主家的小姐以外，哪有女子上学的呢？谁家生个男孩子，哪怕只有三斤重，邻人们都奔走相告：“人家添大小子啦！”可是要生个女孩子，尽管婴儿有十斤重，也都轻视地哼一声：“添了个小闺女。”给闺女起名没有俩字的，都是一个音，也自然而然前面加个“小”字，只有到快出嫁了，再在名字下面添个“子”字，客气点的人才在加“子”字后把“小”字去了。春玲当然也不例外。解放那年春玲十一岁，她上了学。先生给新入学的女生起学号，也和给男学生一样，原名冠上姓。结果女学生的名字就成了：江小妞、江小英、江小红、孙小情、蒋小花、曹小玲……总之，中间那个字都是“小”字。曹小玲很不高兴，逼妈妈将中间的字换换。但是母亲说不好换，她起不了。小玲自己在书皮上把“小”改成“大”，成了“曹大玲”……后来她的大姐自己起了名，叫曹春娟，二姐随着叫曹春梅，小玲高兴地立刻跟姐姐学了。

春玲提着盖有白手巾的小竹篮，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，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：

“咦，明生！你不去给烈士扫墓，回来做什么呢？”

“谁不去来？是老师叫俺回来的，要我帮你给妈上坟，学校里少我一个没关系。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，好给妈栽上。玲姐，你看，这不是？”明生把手里的小松苗，炫耀地在姐姐面前晃了晃。

春玲那桃形的黑眼睛忽闪几下，眉尖一颦，说：

“那好。”又问道，“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？”

“我看了会儿打仗的。”